

XINWEN YANJIU ZILIAO

新闻研究资料

- 《人民日报》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
- 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
- 从小理河畔到皋兰山下
- 抗战、解放战争时的妇女报刊

4079

37.4079
awy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三月

主 编: 何炳然
副主编: 阎焕书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4-0545-6/G·12 定价: 2.20元

目 录

• 当代新闻史专题探讨

- 《人民日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袁 晴 (1)

• 报刊研究

- 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 李斯颐 (19)

• 新闻界人物

长江的道路

- 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到共产
主义者 夏 衍 (35)

长江的气质、思想和作风

- 沈谱同志在“长江生平事业研讨会”
上的发言摘要 (40)

新闻事业家范长江的特点

- 于友同志在“长江生平事业研讨会”
上的发言摘要 (43)

长江同志关于“国新社”的一封信

陆 泽 (46)

• 回忆录

从小理河畔到皋兰山下

张继成 (48)

戏剧大师田汉和《新民报》

- 陈铭德 邓季惺 赵纯继 (63)

忆上海《文汇报》停刊那天

任嘉尧 (71)

• 古代史料研究

- 略论《万历邸钞》 尹韵公 (75)

• 近代现代报刊史料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报刊

- 刘巨才 宋学群 (91)

上海《民国日报》简介 袁义勤 (132)

唐山历史上的两个《救国报》 肖 铃 (148)

战斗12年的胶东《大众报》 宫云范 (155)

从汉口《大众报》到《大众报》豫东版 葛伯熙 (162)

记早期的政治大学新闻系 葛思恩 (164)

• 广播史料

我国朝鲜语广播发展概况 [朝鲜族] 崔相哲著

紫荆译 (173)

从《晨报》看北京早期的无线电广播 喻山澜 (183)

• 报坛杂忆

胡政之参加“国大”前前后后 周 雨 (154)

爱才与用人 周 雨 (192)

王芸生绝处逢生 周 雨 (194)

中国新闻事业史报刊资料索引 (1985年)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 (195)

《人民日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讨论》严厉批判电影《武训传》，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武训的思想和行为，给当时正为武训和《武训传》叫好的思想文化界当头一棒。不久，知情人传出信息：这篇社论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笔改定的。这又给赞扬武训的人们以致命一击。

《讨论》发表以后，一场批判《武训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全国掀起。解放以后曾开展过一系列名为“文化批判”实际是政治批判的运动，批判《武训传》是其中的第一次。这场批判对后来的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恶劣影响。

— 事情的缘起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随母乞讨为生，青少年时代在富户当长工，因不识字屡受欺瞒，产生了穷人也要有文化的念头。他成年以后，以乞讨、卖艺、放利等方式筹集资金兴办义学，晚年终于在普通乡亲的支持和开明士绅的协助下办起了三所义学，使一些无处求学的少年儿童入学读书。当朝统治者出于安抚百姓、维持统治的目的，封武训为“义学正”。不久，三所义学都落入地主阶级

手中，武训想用文化求平等的愿望以失败告终。

武训的世界观和人生道路是充满矛盾的，他光凭文化求翻身的改良思想应该否定，他兴办义学，对推动当地文化发展又起了进步作用。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进入文艺作品，但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评价。

电影《武训传》的编剧和导演是孙瑜。他1944年受陶行知先生所送《武训先生画传》影响，草拟了电影剧情梗概，1947年动笔写分场剧本，1948年完成。

1948年下半年，伪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摄，由赵丹主演武训。1949年1月拍摄权出让给昆仑影业公司，昆仑公司解放后继续摄制，于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起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公映。

电影《武训传》摄制于新旧中国之交，基本上客观介绍了武训的一生，但后半部对义学和武训个人的作用有所夸大，同时流露出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武装斗争在中国必然兴起和胜利认识模糊的思想倾向。

1951年2月，孙瑜带拷贝到北京，在公映之前，他写了一信给周恩来，请周恩来审看。2月21日晚7时，孙瑜和史东山被请到中南海与中央首长同看《武训传》，到场的有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一百多人。

据孙瑜回忆，在长达3小时的放映中，“大厅里反映良好，映完获得不少掌声。朱德同志微笑着从老远的坐间走过来和我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仅就一处艺术处理提了点意见^①。

^① 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载1986年11月29日、12月6日、13日《中国电影时报》。

毛泽东和江青没有来，是几天后又调看的。钟惦棐先生生前曾谈过，江青告诉他，毛泽东接连看了两次《武训传》，沉思良久后说“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然后打电话给周恩来，又请胡乔木起草社论^①。

据王若水、钟立群等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回忆，胡乔木起草《讨论》初稿，毛泽东做了大量改动并亲自定稿。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重新发表这篇社论的摘要时说：“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的摘录”。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入了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②。

毛泽东以后又亲自修改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以下简称《调查记》），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运动。

二 运动的经过

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3版加编者按转载《文艺报》刊登的杨耳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编者按说：“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

① 钟惦棐先生生前想写回忆录，由他口授，请他的主要助手仲呈祥记录、撰写，后因钟先生病重未果，但钟先生多次同仲呈祥谈过《武训传》的事。这段文字是仲呈祥告诉本文作者的。

② 这一节可参见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见前注），孙瑜：《编导〈武训传〉记》（1951年2月26日《光明日报》），倪振梁：《命运交响曲——赵丹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电影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第5版“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文章《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讨论》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讨论》还在开列了一份“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之后，提出了文艺歌颂什么的问题。

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金紫光的《重新认识武训》和端木蕻良的《武训是封建统治者所肯定的示范人物》，作者一面检讨各自过去赞扬《武训传》的“错误”，一面批判《武训传》。

5月23日和以后的几天里，《人民日报》在第1版和第3版连续刊登各地各方面讨论批判《武训传》的消息，这些消息都赞同《讨论》的观点，强调了批判《武训传》的意义，号召人们积极参加批判，造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声势。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人民日报》组织了大量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其他赞扬武训的作品的文章。

丁曼公在《武训的真面目》一文中，说影片《武训传》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刻划“充满了不堪容忍的污蔑人民、污蔑革命、污蔑历史的恶劣形象，通过这一切形象就给予观众以极大的毒害”^①。范文澜的长篇论文《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总结说“武训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②。

在这期间，许多文化界名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写出了表态或自我批评的短文，主要有郭沫若的《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黄炎培的《试拿一支尺来量武训的为人》、田汉的《〈武训传〉使我猛醒》等^③。

《大众电影》编委会、孙瑜、李士钊（《武训画传》的

① 195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② 1951年7月6日《人民日报》。

③ 见1951年6月7日、9日、10日《人民日报》。

④ 见1951年5月26、31日《人民日报》。

作者)等也先后在《人民日报》公开检讨^④。

从5月20日《讨论》发表到7月23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开始刊登的65天里，《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武训传》的文章有社论、专论、杂文、检讨等专题文章44篇，述评4篇，消息20条，读者来信66则。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六类，其一是批判文章，其二是批判联系自我批评，其三是检讨，其四是表态性文章，其五是介绍有关资料，最后一类是不同意见。肖奏的来信《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是唯一公开为《武训传》辩护的文章，不足全部篇数的1%，另有所谓“怀疑对武训和《武训传》批评的意见”的一组读者来信共6则，加在一起也仅占全部篇数的5.2%。^①

三 “调查记”的出笼

1951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中央文化部)，李进(即江青、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敬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党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等13人组成^②。袁水拍、钟惦棐、江青是负责人，江青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发表于5月20日，调查团6月到堂邑、临清一

① 见1951年6月1日、6日《人民日报》。

② 见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带调查，《调查记》7月下旬见报。晚于《讨论》两个月的《调查记》却一一证明了《讨论》对武训早已下了的定论。从时间上看，事后进行的调查明显地是为了证明《讨论》阐述过观点。参加过调查团的一些人现在也承认，当时的调查是“奉命”进行的，意图就是证明《讨论》正确。

在从北京经济南到堂邑县的途中，江青多次对同行的调查团成员说，我早就知道武训不是好东西，这次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她叮嘱调查团成员，要尽量多了解武训干的坏事。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段俊卿说，那时当地老百姓对武训本是比较客观的，没人说武训是坏人，也很少有人吹捧武训。调查团成员，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解放初期，老百姓觉悟不高，对上级来调查，往往是要什么样的材料就说什么。在调查团来之前，我曾接待、安排过孙瑜等人的调查组，那时百姓都说武训好的一面，江青等人刚来时，老百姓不知是什么目的，还是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当时的堂邑县委宣传部长梁学仁回忆道，调查团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江青到堂邑调查时，上级曾指示她不得暴露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分，而江青不以为然，处处做出“第一夫人”的派头，住、吃、行都与其他人不同。她一到堂邑，就住进县委所在的城隍庙大院，选了一间独立的房子，说是好警卫。她有专门的警卫员、司机兼厨师，时刻在她周围。她除去了一

趟柳林镇外，其余时间都足不出县委，只是把她选中的人一一叫到县委盘问。

江青从不跟外人一道吃饭，专有人为他作饭，连去柳林镇都是买了米，由厨师独自开伙。当地领导和群众送给她的熟食全都扔掉，只留少量易消毒加工的东西，如红枣、小米一类。她有专用的水缸，缸里养几条鱼，以防有人投毒。

那时刚刚解放，党政机关的车辆非常少，中共山东分局还专门给江青配了一辆中吉普。江青出门从不走路，只坐这辆车，还要坐前排不颠的座位。她不出门时，就用这辆车去拉调查对象。

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开始只知道是中央来的人，不知道江青的真实身分，可许多人后来都看出这个身着蓝色列宁装、外披灰色风衣的高个女人很不一般。

江青还时常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说什么，主席决定抗美援朝，我第一个知道，是他在饭桌上告诉我的；还说我看《武训传》就说是改良主义的，主席也这么认为等等。

钟惦棐是调查团临时党支部负责人，他曾提醒江青注意纪律，不要暴露特殊身分，江青十分不满。后来有人转告钟惦棐，江青说你们文化部那个姓钟的老跟我过不去。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还不忘旧怨，说她调查武训历史是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棐等人的重重“阻挠和破坏”才完成任务的。

钟惦棐生前也多次说，参加那次调查，干的工作就是从县志、碑文中去找能证明《讨论》观点的例子。而江青只待在县委大院问她精选的调查对象。段俊卿回忆说，江青嫌乡下人脏，总是远远地坐在一边，细声细气地套话，由她说一

通，来人答“是”与“不是”。被调查的多是老人，耳朵有毛病，江青说话又小声，经常是段俊卿充当“翻译”，江青小声说一句，段俊卿大声对被调查者说一句。梁学仁说，江青专找脑子已不清醒的老人，再用吉普车拉来，一路颠簸，时常是大半天都糊里糊涂的顺着江青答。

钟惦棐曾回忆说，江青在从北京去山东的途中对同行的人说，“我就不信武训没有女人”，以后在调查中多次找一些老太太套话，终于有一个脑子有毛病的老妇承认与武训有关系。后经查证，武训在世时，这个老妇还不足10岁，但江青还是用较含糊的文字写进了《调查记》。

江青常以自己的地位压制不同意见。调查团成员、当时的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司洛路回忆，那时县里的干部，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毛泽东夫人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段俊卿回忆说，赵安邦曾是武训学校的学生，对全县情况熟悉，他和县里许多人都认为武训的学校教人识字不是坏事。江青和赵安邦有过争论，江青说：“你说义学好，知道是为什么人办的吗？”赵安邦说：“不管给谁，有文化总比没有好，学马列还不是要识字。”江青说：“你没有阶级观点。”事后赵安邦对县委的同志说：“中央来的（指江青）有什么了不起，我看顶多是个处长，该争的就要争。”后来知道江青的真实身分后，赵安邦没有再争论，以后还在《平原日报》上写了检讨。

在《调查记》的写作过程中，也常常不顾历史，主观推论，玩弄事例，以点代面。因为《讨论》说武训“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调查团就认为必须证实义学的学生都不是农民子女。据上述同志回忆，因找不到具

体材料，第一次调查结束后，只有一些关于学生情况的片段回忆。到北京汇报时，江青说毛泽东不满意。一天会后，江青带山东去的司洛路回家吃饭，与毛泽东同桌，在场的还有罗瑞卿同志等。毛泽东问了武训历史的一些问题，还顺便聊到1942年堂邑大旱。司洛路回忆，毛泽东对情况十分了解。那以后，江青又令司洛路回山东搞一份详细的学生调查表，司洛路回堂邑后，只好根据倪瞻云一个人的回忆搞了“武训‘崇贤义塾’经班学生调查表（1890年至1896年）”，后收入《调查记》。冯毅之说：“这份表格是很不负责任的，把有土地人家的子弟都算成了地主子弟，我们山东土地是很不集中的，解放前多是一人一小块地，很少有占地几十亩的地主，34个学生几乎都是地主成份是完全不可能的。”亲身参加过堂邑土改的段俊卿证实了冯毅之的说法，并说“堂邑一带的地主非常少”。

在写《调查记》时，常用被调查者的只言片语推出一大套道理。在《调查记》最后两部分谈武训的“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剥削”时，多次以点代面，玩弄事例。《调查记》承认“武训究竟有多少财产？由于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地回答。而且几种材料，互有出入。”“他（武训）在别县是否还有土地，我们就来不及调查了。”还承认找的一小册“地亩帐”是“剩下不多的残本”。《调查记》就是根据这些“互有出入”的不完整的材料给武训扣上了“大债主”、“大地主”的帽子。

从山东调查回北京后，江青、袁水拍、钟惦棐三人执笔写了《调查记》，江青统一修改，最后经毛泽东审改定稿。调查团的其他成员都说，《调查记》发表前他们都未看过，

被署上名也未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连后来出的单行本都没给一本。

《人民日报》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以大量版面全文连载了这篇长达45,000字的《调查记》。

《调查记》除“前言”外，共分5个部分。第1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的主要内容是，与武训同时代，在武训家乡一带，曾爆发过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是宋景诗，而武训却袖手旁观。不仅如此，镇压宋景诗的当地士绅杨树坊还是武训办义学的恩主，由此得出结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

第2部分“武训的为人”说武训在许多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第3部分“武训学校的性质”认为武训的3所学校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

第4部分“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断言，“他（武训）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第5部分“武训的土地剥削”认为，“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

整个《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调查记》彻底否定了武训，也就彻底否定了电影《武训传》和一切歌颂、赞扬武训的思想和观点。《调查记》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总结，《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标志着批判运动基本结束。

纵观《讨论》以及其他批判文章和《调查记》，可以说有以下几个共同的观点：

一、武训是一个流氓、地主、高利贷者，他奴颜婢膝地作统治者的奴才，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他的行为是丑恶的，是应当被否定的。

二、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画传》等歌颂武训的作品是宣扬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个人苦行主义的，是美化封建奴才，污蔑农民起义的，这些作品是封建主义的毒箭，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容忍这种宣传，就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革命。

三、批判《武训传》是一场原则性的斗争，号召人们积极参加批判运动，在运动中理清思想，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提倡文艺写革命运动、写阶级斗争，表现工农兵英雄形象^①。

四 违反新闻规律的讨论

《武训传》批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新闻和文艺领域危害尤其深重。这场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背弃了新闻规律。

①这一节材料提供人和材料出处的情况如下：

段俊卿，调查团成员、当时任堂邑县委书记，现山东省农机厅离休干部；

冯毅之，调查团成员、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长，现山东省委离休干部；

梁学仁，当时堂邑县委宣传部长，现山东省教育学院离休干部；

司洛路，调查团成员、当时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现南京市政协离休干部。

本文中段俊卿、冯毅之、梁学仁的话出自他们同本文作者的谈话；司洛路的话转引自孙瑜的文章（见前注）；钟惦棐的话出自他的助手仲呈祥同志同本文作者的谈话；其他材料多出自当时在堂邑县工作的其他同志同本文作者的谈话。